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二十中下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二十中

宋高宗十一

戊午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上在建康　癸巳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銜見任人趙鼎曰祖宗以來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事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　丙申御史中丞常同言自大臣用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諫章䟽多不報行或加節

貼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賞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分彼此之嫌進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天下知朝廷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以自明欲望特降處分隨事劄下報行以稱陛下無偏無黨之意從之　戊戌參知政事張守知婺州初上將還臨安而守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濶氣象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為上言之及

將下詔東歸守與趙鼎議于都省不合又謀諸朝上顧守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不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乞召諸大將問計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太后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

丙午左正言辛次膺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公事次膺

嘗論王仲嶷王𡧖之父在建炎中皆嘗投拜𡧖不當與郡仲嶷不當復官二人樞密使秦檜妻黨也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將有敵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　丁未召新知眉州邵溥赴行在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識溥　宰執大閱張俊軍馬于城西翌日趙鼎奏器甲精明照耀廣川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陛

下留意所致上曰前日俊來奏事具言近來軍中製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但欠一事爾俊曰不知欠何事朕曰所欠力戰而已俊悚息對曰他日若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二月戊午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劉錡對于內殿錡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淝度可得四五萬衆翌日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

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池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門矣鼎曰更須措置荆南事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相接不同前日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既成若功有不成則天也　夔州教授李昌言應詔撰成中興要覽十篇詔本州取索實封投進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增兵上曰上流地分誠濶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别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

合也飛又奏為湖北轉運判官夏珙等陞職進官上曰
可作直旨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歸大將
上召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宫中從容與論邊事俊曰
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上
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朕更有一二事戒卿卿在
此毋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俊悚息承命俊見地無
磚面再三歎息上曰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
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

為何如人主也　癸亥上發建康府　甲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議使實惠及之絢又乞疎決上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丙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上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

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
恬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沖澹年浸高加以
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兼味病中值歲
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
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雖轉徙
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
向子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震被命召問出處之
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已

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必自斟酌不可决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由中興以來諸儒之進退最合於誼者安國與尹焞而已　乙亥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宣撫副使吳玠奏也時宣撫司叅議官陳遠猷已兼轉運副使乃命主管茶馬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　戊寅上至臨安府　壬午祕書郎尹焞試祕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說書　三月己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主管洪州玉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惏邪佞故

也李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𪀆搏虎伏雞搏狸夫𪀆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於衆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讐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

從而盡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為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寃猶有餘寃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爾可謂善自寛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

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為安以亡為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為之何遽不為福乎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既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偽之士李仲坐奪職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　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庶為尚書時嘗論制夷狄之道在於愛民兵書無不本於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何也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

威令不行紀綱不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者顧畧煩文為簡易與反復圖成敗上嘆曰大臣才也遂有是除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不公則人不服今世可為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為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我為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餓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陛下

為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上曰秦檜久在樞府得無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祕閣修撰聞之皆以敦復言為過其後乃服　甲午參知政事陳與義知湖州　巳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静海軍節度使安都

護封交趾郡王如陽煥初封故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彦配享徽宗皇帝廟庭用從官議也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天竺寺祈晴上曰朕於宫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濕豈有不損也　戊申王次翁為吏部員外郎奏檜所引也　四月庚申初置戸部和糴場於臨安其後又增于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松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上戒以張浚待諸將多用數且狎昵自取輕侮

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為戒上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自酈瓊叛張俊擅弃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趍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庚午徽州布衣王﨓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四　壬申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留身求去

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四月甲子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問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戊寅詔尹焞解論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　是日王倫見金左副元帥昌于祁州　五月丙戌何鑄行祕書郎秦檜薦之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强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免文解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武可為標準周宣王漢宣帝唐玄宗

憲宗可為鑒戒故有是命　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牴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　丁酉御史中丞常同言劉子羽十罪詔落職　戊戌知廬州劉錡奏使臣張括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闕師古手下師古遣來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効來歸上曰昨背叛從偽之人若能束身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立功自効即隨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嘆曰大哉王言

此漢光武之略也　庚子詔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寛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處增減為殿最之首用劉大中請也　辛丑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遺表謚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
壬寅提舉台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郎燾召

還引對上慰勞久之因問朕圖治一紀于兹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壽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為言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曽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驍敵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

四下執政遮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為急規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爾　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常同以十事論子羽故也　丁未先是王倫既見魯國王昌昌遣使偕倫見金主亶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容與羣臣定議許

和至是遣倫還且命烏凌阿思謀石慶充來議事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細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以此知淮甸不可不措置葺理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

戊申命刑部員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于平江翌日上謂輔臣曰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

不知所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上慨然嘆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效鼎與秦檜同對曰陛下為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定之期矣 辛亥改命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言項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

命焉既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充來館中計事時左宣議郎王之道亦遺砇書言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宫北狩萬乘東廵百姓墮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未覺誤復縱王倫賣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誼孫近使敵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敵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烏獸之魄而奪之氣亦足計示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九不可而一可所謂一可者

今敵誠欲還二帝六宫與祖宗之故地為德於我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為今日計當以此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茍惟不從是敵無意於盟我何罪也　六月乙卯朔知信州程邁為江淮荊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羅事　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詹叔義陳巖肖下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巖肖賜同進士出身　敕令所請福建路人户以子孫或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饑貧並聽收養即從

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著為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即賜田五頃　癸亥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史館修撰勾濤祕書少監尹焞著作郎兼校勘張嵲佐郎胡珵校勘鄧名世朱松李彌正高閌范如圭等上重修哲宗皇帝實録九月書成凡百五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闕報曾惇進曾祖曾布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者神

宗皇帝切於求治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為新法布於是時實為腹心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曰終始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其餘出入而已逮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秉大政元祐之法度委如弁髦元祐之人才弃如斷梗布内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間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異於衆既欲取高位

於當年又欲掠美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乘間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尚尊其說頒其書於史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臣願宣諭史官筆削之際毋惑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付史館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敵使已至常州王庶時在合淝上疏有曰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畫河畫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和

為若曰畫河則東南數千里荊棘無人之地儻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幣以重困我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疏入不報　辛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

地敵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　壬申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以下遂以南省及四州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為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恪以下出身至助教　癸酉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疏言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夷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憤怒

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
天之讎其將何以為心又將何以為容又將何以為說
又言臣蒙陛下親擢備位兵本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
重為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
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敵人强
大自居一日或拘其使出於意表氣先奪矣負敗可立而
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讎堅謝使人勿與相見
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

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　丙子初行朝聞思謀之來物議大訩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上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趙鼎因請間密啟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者凡以為梓宮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深罪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亮上以為然羣議遂息　丁丑金使烏陵思謀石慶

充入見　翰林學士兼侍讀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
仕且薦尹焞代為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上
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上慘然曰楊時既物故胡安
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
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
之職但焞微瞶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
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
癸未户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頗

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向子諲至是攝起居郎
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反復良久良貴不聞其
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勞
聖聽上語未竟子諲不為止良貴叱之退者再焉上驚
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右正言李誼亦奏
良貴罪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子諲曼詞衆以為直
不可罪之願許子諲補外上詰問曰子諲之貳版曹乃
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上欲

併逐同權禮部侍郎張九成為上言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喪尊師重道天下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二人卒俱罷　秋七月乙酉朔詔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為奉迎梓宮使陳括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

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達蘭之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茍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丁亥知閤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充奉迎梓宮副使代陳括也　樞密副使王庶言陛下當北狩之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雖未尅復故疆鑾輿順動而大將亙列官軍雲

也百度修舉較前之日可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讎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寃逆天違人以事夷狄乎　戊子王庶因留身論事上宣諭曰朕歷覽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漢文景唐太宗當力行之或可庶幾奏曰以陛下聖學高妙兼睿斷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丁酉北使入辭　進士及第黄公度為左承事郎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祖宗故事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上特命受京官自是

以為例　戊戌王倫辭行倫至都堂稟所授指二十餘事一議和後禮數趙鼎答以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數二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為界乃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為大河二事最切或不從即此議當絕倫受之而去　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等退而語咸服上知人善將將之明焉　八月乙丑江淮荆浙等

路經制發運使程邁入見言劉晏為九使財賦悉歸于
一國朝始分為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
裏今祖庸分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
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户部
而發運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而議論蜂起上涸
聖聽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無甚賤傷農
邁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
豐熟之地置場和糴焉　丙寅詔侍讀曾開讀三朝寶

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呂本中講左氏傳崇寧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兼局乃命中書舍人句龍如淵兼侍講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絶其根本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菑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閒當為卿戒之九成進講畢上嘗

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丁卯知臨安府張澄陞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　己卯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得遴擇前日連南夫奏廣南盜賊

殺戮過多要降詔朕以謂盜賊固當殺戮只恐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撫使不為盜乃上策也如江西州縣長吏或昏繆不職或貪贓害民豈可不問

壬午祕書省著作郎何掄罷殿中侍御史張戒言張浚欲竄易舊史掄首附其意凡所籤貼自云改字舛訛然頗主異議浚罷掄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籤貼焚之乃出掄知邛州　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為戒

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日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益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為言命遂寢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

九成兼權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涖職有情輕免死甚衆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辭曰職在詳刑而責衆以邀賞可乎　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劾參知政事劉大中身為大臣而不以孝聞于中外乞賜罷斥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搖鼎也　甲午史館上續修哲宗實錄　乙巳上諭大

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李心傳曰戒本鼎客故主守丁未尚書左僕射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　戊申宰執言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羣策以濟庶務緣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古者利不百年變法御等以蕭

規曹隨為心何憂不治　壬子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粜澤民奏今秋糴買事朕甞諭以錢給之于民宜戒減剋穀輸之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　冬十月丙辰主觀太極觀邵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校書郎詔博祖父雍道德學術為萬世師父伯温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忝祖父故有是命　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知處州　辛未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擇帥臣以壓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

蠲科役以優給其力如此尚或爲盜朕未之聞也　甲
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趙
鼎罷爲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秦檜力
勸上屈已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
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以與鄉來稍異
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説脅制陛下矣臣謂
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
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

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可為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為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大事記曰惜乎偽齊入寇之時鼎獨建保江之計而與浚不合浚自出師以來獨主幸建康之議而與鼎

不合故沂中捷至鼎即求去且曰陛下以兵事為重今浚成功浚當留臣當去雖上有卿且在紹興朕自有用卿之諭而浚為檜所欺遂引之為副使矣雖浚與檜共事始知其暗去位之時力薦鼎相而檜之憾已深矣雖鼎再相力能護浚而檜黨百計摇撼鼎已不自安矣中興之功所以垂成者張趙之勢合也中興之功所以隳壞者張趙之隙開也君子之隙既開小人之勢遂合故八年十月鼎罷而檜之和議遂成天下之事變矣惜哉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王倫既與烏凌阿思謀至敵庭金主亶復遣蕭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

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恐賊情繼發重兵壓境逼
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
舉兵決勝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
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間者
敵使之來臣忠憤所激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
臣謀不逮遠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此執政
闕員未便斥去即乞特降處分遇有和義文字許免簽
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己卯詔不許庶復上

言臣生於陜西其風氣漸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
禍亂以來常欲以氣吞强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
能也又言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
近邊州郡顧效尺寸不許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中冬
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即和不可和即
否兵備不容少弛可徧諭諸將以為之備　中書舍人
兼直院吕本中罷用侍御史蕭振奏也　十一月甲申
翰林學士孫近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

王倫遽回北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敵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䟽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張九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敵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

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
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
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為異議時不可輕
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
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巳而能正人檜為
之變色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
惡之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
置之奏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戊子殿中侍御

史張戒為司農少卿　己丑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鼎也　庚寅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金人頗有善意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寛百姓　丙申王倫至行在令日下赴内殿奏事　戊戌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疾在告遂卧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符充副使符稱疾不受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

章求去故也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聞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為可憂考之今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服貶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事可不為痛哭流涕哉伏望陛下無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

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外則將不求
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甚大內外臣寮章疏
願陛下使大臣集從官豫加熟議庶無後悔權吏部尚
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白上下此詔焉　京東
淮西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
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
實别無扶合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
王爵處之未為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

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為後證先是世忠數上䟽論不當議和上賜以手劄世忠既而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傳曰天將與之誰能廢之臣請攷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酈瓊雖叛乃為偽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益陛下躬履艱難側身

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願陛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自强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為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無必信可也伏願陛下毋取必於敵而取必於

天若乃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夷敵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盡忠然朕必不至為敵人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謪然後可從如其不然當再遣使審問虛實而拘留其使人肅頓首謝　吏部侍郎晏敦復言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陛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陛下分庭而抗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上下之分已大定矣自

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詔令授陛下一兩鎮節鉞封陛下一王號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因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畧舉此數事則過此以往可推而知也陛下欲屈已就和顧周思而熟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已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陳之禍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　權吏部侍郎魏矼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

禮陛下所謂屈已者何事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係考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噬臍之悔也　癸丑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時金人所遣詔諭使將入境子諲不肯拜敵詔乃上章乞致仕秦檜許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知潭州庶論敵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見

帝言者六秦檜方挾敵自重以為功紲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檜進呈上因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動浮言以無為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檜曰臣等實任其責孫近曰他時疆事稍定當須明政刑以示勸懲庶幾丕變　中書舍人兼直院勾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議和力贊屈巳之說而外論羣起如淵言於檜曰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

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

魏良臣行尚書吏部員外郎

朱勝非閒居錄曰達蘭統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奉使數問秦檜仍稱其賢乃知檜初相時所陳二策出於虜意也逮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丁未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狹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

我也劉豫臣事金人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仇敵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仇敵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草萊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異服異時稱其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金人則犬豕也堂堂大朝相率而拜犬豕曽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迺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况醜

類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北敵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侔儻不得已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

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詐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

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很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

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
拜臣甞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
從議之矣嗚呼參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
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切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
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
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
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
處小朝廷求活耶　辛亥祕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于

秦檜曰禮經有曰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誓死以報春秋之法讐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於不得其死君親不得其死而不復讐不討賊雖得梓宫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宫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未聞發幣遣使祈哀請命以求梓宫於寇讐之手者也女真用是知我無復讐之

心可以肆為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于再至于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篤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春秋之法凡中國諸侯與夷狄盟會者必謹志而深譏之女真自海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犯汴梁其不可信一也既為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時厥後和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

始歛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刼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包藏姦詭不可測度如此何為一旦與我如此之厚哉聞其使稱詔諭挾策命而來要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讎匹夫猶不肯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為梓宮屈為皇太后屈為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

使子弟之情獲伸於一日志願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
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女
真之詔册則將行女真之命令頒女真之正朔普天之
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濱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
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無乃違主上聖孝之
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
卒免太公於俎上晉大夫征繢以輔孺子使惡我者懼
卒能歸惠公於疆秦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

此策以慰我主上孝弟之念奈何欲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弃之哉設若敵擁梓宫母后淵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吾君相以下來迎于境我若從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于而國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聲罪來寇將何以待之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具即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

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為仇賊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巳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用此拒敵不為無辭者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衆我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勵瘡痍之餘共雪父兄之恥乃不可失之機會也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有如姦雄因衆心之憤擁數十萬之衆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怨相公之心則

忠矣使殺身而有益於君志士仁人之所願為也若犯衆怒陷吾君於不義政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茍非至愚無知自暴自弃天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為此若曰聖意堅確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於相公也檜不荅　是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秦檜曰朕本無黄屋心今横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秦檜等乃擬昭州編管時銓妾孕臨月遂寓

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祕書省
正字范如圭與敕令所删定官方疇同見吏侍晏敦復
為銓求援敦復曰頃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為然今
方專國便敢如此此人得君何所不為敦復即往見守
臣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
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壬子胡銓送
吏部與廣南監當銓既竄斥秦檜孫近又奏銓所上封
章言及臣等若重加竄責於臣等分誼有所不安臺諫

勾龍如淵李誼鄭剛中亦共救解之乃以銓監昭州鹽倉銓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啟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尋貶剛中令安遠死焉十二月丙辰秦檜恐言者不已白上下詔以銓上書狂悖戒諭中外　戊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

屢矣今倫之歸與敵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敵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惏無厭縱使聽其詔

今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　試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嘗因語和議事曰此言大係安危開於座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瞿然聳其言而罷遂命出守開辭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已未吏部尚書

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　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遙郡宗室十八員歲撥上供米五百斛以同判太宗正事士㒟言宗室俸薄不足於糴故也　丙寅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中丞勾龍如淵論其罪故也　詔祕書省校書郎許忻入對奏疏言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

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措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説誘致敵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以屈已從之臣是以不

覺涕泗之横流也　樞密院編修官趙雍上書略曰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報難報之恨雪難雪之耻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威立法制為匹夫匹婦復讎而朝四夷於明堂此陛下之職而羣公所當盡心也為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為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俟梓宫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願陛下少抑一身孝愛之情俯狥天下至正之論　丁卯王揚英為太常博士

揚英獻所著鷫扆箴十二篇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辰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廷選差若皆由將帥辟置非臂指之勢也　庚午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陜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

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月樁錢之害常平之利上曰月樁事朕數為趙鼎言之不以為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　癸酉祕書省著作郎胡珵尚書司勳員外郎朱松祕書省著作佐郎張廣淩景夏祕書省正字常盟范如圭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訃聞陛下方宅大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籍籍審如是將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之為有宋宗社死之為

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為無名乎敵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益其狃於莽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於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鋭俟時而事有不可測知者故不得不為和之説以撓我耳益敵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彼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

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絶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信如道路之言則敵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約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茍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降一事爾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僥倖彼敵國者茍獲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躪以逞將焉避之哉　如圭又言今女真之使以詔諭江

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肯聽陛下北面而為仇賊之臣哉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際明諭敵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之臣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若臨敵表裏江淮必足以防侵軼之患願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梓宮終有山陵之期母后終有東朝之養淵聖終免鴒原之難陛下終得遂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俯仰無所愧怍

與夫忍恥事讎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和為不可而如圭與王庶曾開戶部侍郎李彌遜監察御史方庭實言之尤力庭實疏言臣自靖康以至今日每論議和之無益徒竭民膏血坐困中國沮將士之氣啟姦雄之謀此臣愚陋自守所見而不敢附會其說以欺陛下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為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詔則臣不知所謂也嗚呼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羣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

之天下陛下躬聰明勇智之資傳嗣正統有祖宗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甲兵之衆羣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欣戴陛下如子弟之從父兄手足之扞頭目陛下縱未能率勵諸將尅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敵乎陛下縱忍為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天下之心何　甲戌提舉萬壽觀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乙亥以肖胄為大金奉表報謝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恤副之　丙子金國詔諭使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

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　監察御史施庭臣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是除命下中外駭愕　丁丑起居郎劉一止試中書舍人司農寺丞莫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都省翻黃下吏部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試吏部侍郎晏敦復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夙夜焦勞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而日者上自朝廷

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賛此議姑為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覈實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御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嗤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而躋横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

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
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左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
長但知覿望而將姦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為陛下奈
何遽與此輩斷國論乎至於議和則王倫實為謀主彼
往來敵中至再四矣今其為言自已一二事之倪端蓋
亦可見自朝廷有屈已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儻成屈已
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
戒之重之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合取自聖旨指揮

於是將庭臣皆不敢拜時張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托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然亦假途耳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燾乃不主和議者若使中草國書豈能曲循意旨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　巳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院樓

炤中書舍人兼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
薛徽言同班入對上奏曰臣聞與衆同欲是以濟事自
古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
見今日屈巳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
不以為可學士不以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臣
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金帥起居此故事
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
屈猶為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

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亦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與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奏藁所草也　新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言伏見本朝戎敵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滑亂乃再啟和議於今日意欲僭圖混一臣妾中國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庭復使陛下北

面其君則降也非是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讎與之和且猶不可況實降乎時近臣皆入𤀹以疾固辭新命乃上此疏又移書秦檜言及敵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則中國號令皆從敵出國事廢置皆從敵命侵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袵之憂讒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

成於安强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樂讀至小智孑義之語大怒之　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國使人于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從官既對上乃召王倫責其取書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亦恐遂請用明日或曰時欲行此禮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樓炤炤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受書通古猶索百官備禮迎其書檜乃命三省樞密院吏朝服

乘馬導從時上特以皇太后故俯從敵約而檜必欲屈

已天下咎之

大事記曰建炎之初内有綱外有澤此可為之一機也而汪黄以主和失之紹興之間内有鼎外有浚此又有為之一機也而秦檜以主和失之失此二機天地之大義不立使我高宗抱終天之痛可深惜哉盖

當時大臣任事者張趙朱吕數人惟浚在外鼎在内至公血誠相與扶持此議然浚終始主戰鼎始主戰

終主守則鼎之規模已與浚少異若頤浩勝非雖内有平賊之功而外但為避狄之謀則皆不知此義者

也大將用命者張趙韓岳數人張浚謂諸六將惟飛世忠可倚大事而二人必欲掃强敵壞和議則真知

此義若光世之沈酣酒色不喜恢復每每退屯而俊不受行府之命不與劉錡共功不與世忠同謀但與

沂中為腹心以附秦檜之和議而已則皆不知此義者也是則諸臣之不知義者多矣而南渡百年公論獨切齒于一檜者何也蓋汪黄壞之於事勢未定之時而檜壞之于事機垂成之日為可恨也諸公之言和者依違於其間而檜獨斷然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獨相二十年之久也方其入相之初朝士皆動色相賀惟晏敦復目之為姦人然向子忞於紹興之初與胡安國論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盡室而歸非大姦能如是乎當時安國猶以為忠其子寅猶以子忞之言為過則檜之姦可以欺賢人君子也如此方檜之初主和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今無相不可行及再主和也曰臣恐亦有未便欲望更思慮三日又三日曰臣恐別有未便知上意堅確不移乃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預則檜之姦足以欺聖主也如此檜雖以和議斷自聖衷而人心公議終不可遏爭

之者臺諫則張戒常同方庭實辛次膺侍從則桑汝
嘉蘇符樓炤張九成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
郎官則胡珵朱松張廣凌景夏宰執則趙鼎劉大中
王庶舊宰執則李綱張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
明許忻潘良貴薛徽言尹焞趙雍王時行連南夫汪
應辰樊光遠交言其不可大將岳飛韓世忠亦深言
其非計而胡銓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一疏都人喧騰
數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諸公之議憤激懇切而終
不足以折檜者則有說矣謂梓宮不可還今還矣謂
太后不可復今復矣謂陝西河南之地不可得今可
得矣謂敵不可信今可信矣此檜之所以能排衆議
也然不能復讎雪恥而使吾君抱終天之痛以為孝
悌不能自復土宇而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立國
家此如圭所謂相臣以為忠而不知身陷于大不忠
主上以為孝而不知身陷于大不孝樊光遠所謂金
人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其可信愈甚則其可

懼愈甚皆至論也一人之私不能以勝千萬人之公雖檜亦末如之何也

初鄜延既陷第六將李世輔為宗弼所喜累遷知同州及敵廢偽齊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頓遇等潛謀遣使臣白彦忠等持書抵川陜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為外應是冬左監軍薩里罕自大同之陜西見左都監拔束議割地事比過同州世輔乃偽稱足疾伏兵州廨因犒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薩里罕上馬欲以南歸敵騎追及之世輔等數十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至五丈原

追騎益衆世輔度衆寡不敵乃解薩里罕縛折箭為誓

縱之使去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敵人又會兵斷其

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家皆為敵所殺

宋史全文卷二十中

宋史全文卷二十下

宋高宗十二

己未紹興九年春正月乙酉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銓昨上書專詆臣等若不陳乞稍加甄叙則是臣等身為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

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恐未盡於事機當復勞於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曰救暫急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嗎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客張節夫之文也秦檜讀之大怒　提舉醴泉觀

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　戊子先是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轉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秦檜以如圭不先白己始怒之　知廣州連南夫上封事曰臣竊惟大金素行兇詐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槩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

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于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别於金人有不戴天之讎方且許還河南之地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爵齒而痛憤哉陛下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葢用心不剛則四肢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虚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

付之矣臣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内之干戈又奉
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
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臣恐將士解體
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陛下方遣侍從
宗臣祗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
此政詩人彷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携幼感泣而
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
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

樂生令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南夫又為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　己丑北使張通古與韓肖胄先行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為紅巾俟通古過則刼之以壞和議世忠將郝抃密告其事故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即能誦　庚

寅責授祕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葢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葢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　新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為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

議和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旨惇五辭不拜
乙未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獻書于參知政事李光論和
戎事大略以謂屬者金人求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
臣我舉國諠譁議論不一閤下召來造朝遽復合為一
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閤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
然者貪謟取執政爾金人割中原為一大餌以釣江南
今欲竭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
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加之供奉禮

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敵是以江海

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揚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煒

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鍾也哉丞相

秦公專誤國之謀傾心黠敵參政孫公平生齪齪謹畏

天下初不以此責之如閤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

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

上之天子寘以典憲煒所不辭　丙申金右副元帥宗

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　丁酉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

二字以戶部長貳一員兼領　戊戌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為東京留守兼權開封尹提舉醴泉觀郭仲荀副留守　己亥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為陜西宣撫使川陜宣撫副使吳玠為四川宣撫使內陜西路階成等州聽節制如舊上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　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備之可畏臣願陛

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忌患
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為讎人
役哉　辛丑詔内侍省副都知藍安石賜贈保寧軍節
度使可特與賜謚渡江後宦者賜謚始此　夏國主乾
順以李世輔為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　二月癸
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
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
壓内冦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贍養官兵他

日置榷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内以事外耶　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辭待制侍講之命且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比嘗不量分守輙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伏望撿會累奏放歸田里詔焞日下供職秦檜讀焞奏見時用二字深銜之　戊午新除太常少卿謝祖信復為殿中侍御史前一日上諭秦檜曰朕欲用祖信為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機卿等可召赴都堂

與之議論檜奏臺諫乃天子耳目朝廷闕失所當論列
恐呼召至廟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
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幾察大臣豈朕責任
之意耶然檜卒不召　己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
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依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銍言後
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為名不可犯且叱奴皇后夷狄也
尤當避檜大怒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浚知福州時浚未聞命又上疏

言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勉强圖事而已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議莫不幸其將成矣臣意敵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料敵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輿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懽篤好以怠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敵出中策則必

重邀求責徵禮失約爽信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敵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　新除徽猷閣待制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為矯偽上察其誠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焞又請追還職名不許　壬戌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　癸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郎施庭臣並罷其後秦檜擬如淵知遂寧

府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　己巳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辭往西京朝謁陵寢　壬申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　己卯臨安府火　庚辰日中見黑子月餘乃没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上書言臣於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賜召命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以為今日獻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

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所謂三急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略三曰擇守令　三月丙申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捃摭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今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人主之一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中書

言昨修執政拜罷録詳畧失中本末差舛詔史舘重行編修秦檜之初免相也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制詔拜罷録具焉檜欲滅其迹故有是請　丁亥和州防禦使璩為保大節度使封崇國公甲午詔璩赴資善堂聽讀禄賜如建國公例　四月已未新荆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初綱奏辭新命又上疏言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關於國體故有是命　甲子孟庾為河

南府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路允迪為應天府路安撫使兼知應天府充南京留守　戊辰上謂大臣曰韓世忠欲獻駿馬朕命留以備用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朕曰不然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少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强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　庚午上謂秦檜曰陝西諸將既叛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尚可從容圖治

至如陜西五路勁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腹心之臣可也　己亥詔韓世忠張俊及隨行將佐並賜燕臨安府治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賜建康永豐圩田千頃世忠辭不受　司農卿莫將論財用五說曰冗官濫費榷法虛文名色輕隱錢幣輕荒儲積不固詔權戶部尚書梁汝嘉與將同措置　五月甲申太常少卿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趙鼎之始相也葵在臺中嘗連章極論趙子湞不可用語侵鼎坐是不得其言而去逮秦檜獨相意葵必

慼鼎再引入臺一日内降差除四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樂　戊子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㒟等至河南民夾道懽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有感泣者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水即日大至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祥　甲午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則知道州秘書省正字汪應辰通判建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瀘州皆以論事忤秦檜故出

之　樞密院計議官曾緯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自淮南復置監司而𦂳事以漕臣兼領至是復置官提舉

壬寅詔自今百官並久任有如僥冐陳乞之人取旨黜責時殿中侍御史周葵論自頃大臣市恩而不任怨爵賞輕而人有奔競之心刑罰弛而下無畏服之意風俗不靖職此之由　左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蕘書二十篇其首曰定謀次曰審勢次曰議都三篇次曰議地二篇次曰議蜀二篇次曰立志次曰遣使次曰任相次曰

蓄力次曰建親次曰蒐奇次曰省官次曰惜穀次曰實内二篇　六月辛酉權吏部侍郎謝祖信知潭州祖信旣力論趙鼎落職於是章氏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上偶知之謂執政曰聞章惇家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更變此事乃出朕意鼎何豫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婿也遂命出守　宰臣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為童蒙之書不知聖

人精微之學不出乎此也朕宫中無事因學草聖遂以賜卿豈足傳後檜請再三乃從之　甲子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兼翰林學士中興後學士三入者自此始

己巳士㒟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燾奏疏言夷虜之禍上及山陵瞻望柏城至于慟哭雖誅討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而復此讎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伏望益修武備以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雲徹席捲盡俘醜類

告功諸陵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

龜鑑曰痛哉張燾之謁陵寢也上問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石澗水至之祥父老驚嘆而西京遺民夾道懽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者乘此機也撫定遺民汎掃舊物修車備器以修宣王東都之會庶幾可也夫何敵去而舞上恬下愉惟曰韓肖冑等充報謝使而已秦檜加少保加國公而已大赦天下誇示奇功而長安咫尺王曰遄歸故老含涕而絕望黃河嗚咽以流悲檜之肉其可食乎此紹興八年九年之間虛老歲月坐失機會秦檜主和之議沮之也

肅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汹汹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揚作筏及造繩索甚多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間探指揮遂不復遣敵人姦猾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又見黄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此無一人敢北渡者又言酈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賦租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寛民力又論陜西諸

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使之節制燾所言皆切中時務而秦檜方主議和惟恐少忤敵意故事皆不行　四川宣撫使吴玠薨于仙人關治所年四十七訃聞詔輟朝二日贈少師賻帛千疋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璘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形便爭出鋭卒與之為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至

於决機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玠後謚武安初富平既失律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為固由是蜀人至今思之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留十餘日李世輔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炤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書招世輔歸朝　癸酉澧州軍事推官韓紃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坐傾險懷姦動揺國計也時紃上書論議和非計故竄之　乙亥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

帥宗弼密言於金主亶曰河南之地本達蘭宗磐王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隷宗弼帳下密來謁倫告以宗弼誅達蘭倫具言于朝乞早為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倫將使指北行時宗磐等謀為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發軍以復取河南為名將作亂　丁丑夏國主乾順薨　秋七月己卯朔金主亶執其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充國王宗雋滕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金人吳

矢者謀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辛巳皆坐誅　丁亥秦檜留身論治道上曰御衆以寛朕於宫中未嘗輕用鞭朴往者劉豫苛虐聞此間仁政即以為笑趙鼎屢勸朕厲威朕不謂然今得失之効何如哉檜言陛下與豫勢異豫之叛逆人所不與非刧以威不能苟延歲月陛下承祖宗之徳惟仁政可懐遠邇上因歴述古今帝王治迹專以仁祖為法　是日王倫至中山府為金人所拘　甲午詔三省催促刑部將令赦未檢舉人速其事

因申省取旨以久旱用言者請也　丁酉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使司職事世將自成都馳赴河池　己亥秦檜言陛下齋居疏食以祈天雨澤考之典禮惟當損太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朕實不忍既而雨應　庚午王倫在中山府始聞金國內變俄傳都元帥宗弼昨夜抵城外已還祁州矣少頃引接者令倫等赴元帥府　辛丑臨安府火　八月己酉復淮南諸州學官員　簽書樞密院事

樓炤自鳳翔東歸　甲寅新夔州路提點刑獄喻汝礪行駕部員外郎汝礪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頋草近時文章骫骳之習以還西京典雅鴻厖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又論蜀中之力何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冗者屈之也非官之冗者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官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而潰敗磔裂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上甚嘉納且面

諭曰不見卿久矣奕論如昔遂下所奏之疏付中書秦檜使人諭以上將用若君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礪不答翌日遂有是命　戊午金都元帥宗弼殺魯國王昌于祁州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早圖之　辛酉吏部員外郎徐度言新復州縣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令佐最為近民尤當謹擇上曰度所論極當新疆百姓久被虐政若州縣官非其人朕之德意何以自達　乙亥初金人欲得王威趙榮已遣還

之韓世忠遺秦檜書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檜慚乃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而去　丙子命常州津遣通微處士陳得一赴史館補修奉元歷　九月庚寅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世輔言初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報復乞待罪詔世輔有功鄜延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上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　癸未樓

炤言川陝既分屯人馬已將自兵興以來𢭏生科斂悉
行蠲免凡八十餘萬貫石上曰四川久屯大兵不無科
須今故地歸復兵各分遣得以減罷遂可愛養民力矣
上欣然喜見於色　胡世將爲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
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
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
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
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自今以往軍

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撫之規摹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初資政殿大學士張守帥江西以郡縣供億科擾煩重上疏請蠲積欠損和買罷和糴及裁減軍器物料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為月進且日虞四方財用之不至也覽疏怒謂人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至是成都闕帥檜遂擬以守代胡世將上曰張守素弱

豈堪遠道江西盜賊寧息人方安之無庸易也檜乃止

庚寅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用曾統奏也常平法起於西漢歲豐則斂歉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飢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　辛卯樓炤奏以閤門祗候知同州郝抃知陝州上問秦檜曰陝州合差是何臣寮檜曰舊繫差文人上曰武臣作郡往往不曉民事又多恣横今日所還州郡久陷夷偽尤須守臣得人使之愛養百

姓武臣非所任也可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收還威柄　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各薦士二人時言者請遵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特加親擢如此則庶僚無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權之謗上亦以中原隅絶遺才必多故有是命　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亶于御林子倫致上命亶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還知元帥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

倫曰昨者簽宣蕭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后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　癸丑權吏部尚書兼史館修撰張燾知成都府兼本路宣撫使四川制置司限二月結局初成都謀帥上諭秦檜曰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道遠恐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命也燾其敢辭上大喜遂有是命上諭檜曰燾雖安撫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減以寬民力以成都帥臣而得

行四川民事自壽始　庚午詔新成都府路安撫使張
壽令引對壽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征繇民力凋弊官
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剥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臣俟
至部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恵澤上曰豈惟
一路應四川寛恤事件悉委卿措置壽因奏臣入界即
行詢訪民間一利一害先次罷行官吏有貪冒慘酷為
民之蠧者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速霑實恵
上皆可之壽又言今兹和議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

暇之時矣況來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載得非陛下中興之時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閒暇之語稽孔孟發明之意汲汲專以治政刑為務上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乞賜告省侍于明州上謂宰執曰羣臣之有親者朕未嘗奪其情昨蕭振以親為言亦令奉親而來庶使不失為臣為子之道今炤可給假迎侍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初乘氏人李寶少無賴尚節氣鄉人號為潑李三飛入朝

寶願歸軍中飛以為馬軍末之奇也寶怏怏與其徒謀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寶抗言欲歸者寶也衆皆不預飛奇而釋之寶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寶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以寶統領軍馬屯冀城　金主亶復遣耶律紹文至驛諭奉使王倫言卿留雲中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十一月己丑故追復左通直

郎直龍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匹兩先是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所忠義上命復舊官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　戶部侍郎周聿言陝西士人學術各荒拙於為文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乞別立字號上曰陝西久陷偽境朕欲加惠遠方可令禮部措置川陝分類試額自此始　庚寅右正言陳淵入對

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太過府庫空虛而發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郊祀不遠內有諸將之饋外有鄰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有司得以獻其疑臺諫得以論其失一有失當即行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翌日進呈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一毫之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

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揚時之婿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其子適進來上因論極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檜等曰陛下之學深造聖域非臣下所及　十二月辛酉參知政事李光罷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宗正丞鄭鬲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從之上謂宰

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
予民也　己巳給事中兼侍講劉一止起居郎周葵並
罷初一止葵皆以言事忤秦檜二人應詔舉左宣教郎
呂廣問廣問嘗為李光屬官光欲除館職檜不許殿中
侍御史何鑄即奏二人非知廣問特廹於光之囑而舉
之是欺陛下也詔一止葵落職與宮祠　新陝西轉運
副使李唐孺為四川轉運副使　女真萬戶呼沙呼北
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

其衆於海嶺金主亶以其叔呼勒瑪為招討使提㸃夏國韃靼兩國市場韃靼者在金國之西北其近漢地謂之熟韃靼食有粳稻其逺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性勇悍然地不產鐵故矢鏃但以骨為之遼人初置市場與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金人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𦒿是河東陝西鐵錢率自雲中貨於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焉

庚申紹興十年春正月辛巳先是金人遣奉使官知閤

門事藍公佐南歸議歲貢誓表正朔冊命等事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癸未右正言陳淵入對言自公佐之歸聞金人盡誅前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要索臣謂和戰二策不可偏執上語淵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為主　秦檜奏曰臣度近日上封言臣等罪陛下掩蔽者多矣上曰凡上書朕無不覽若言卿等過咎豈可不令卿等知却令積成大過耶

乙酉李誼假資政殿學士充迎護梓宫奉迎兩宫使京

畿都轉運使莫將副之詛不受命乃以將充迎護使知閤門事韓恕副之　戊子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李綱薨于福州綱之弟校書經早卒綱悼恨不已會上元節綱臨其喪哭之慟暴得疾即日薨年五十八　甲午詔作忠烈廟于仙人關以祠吴玠　丁丑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焞遷一官致仕以焞引年告老故也　右正言陳淵言伏見近者所命之使有所升黜且趣其行令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則知虜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如

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用彼之正朔則亂國政至於歳
幣之數多未必喜寡未必怒與多不若寡之為愈葢和
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和我之意常欲和
不得已而後戰或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不變
則無是理願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　癸夘
上謂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議者可一一録付恐
將妄有許可他日必不能守　乙巳布衣歐陽安永獻
祖宗龜鑑詔户部賜束帛　二月辛亥主管侍衛馬軍

司公事劉錡為東京副留守仍兼節制軍馬　癸丑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自治平爰曁累朝遵用彝典頃緣多事洊展試期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正用復故常可除科場於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外將省殿試更展一年於紹興十二年正月鎖院省試三月擇日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紹興十二年省試為準於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用御史中丞廖剛之言也　丁巳喻汝礪知遂寧府汝礪本句龍如淵所薦

又與李光相知光罷因求去改除潼州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上畧曰顧臣何知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戎暨偽楚滔天又不忍聮名而賣國時人稱之　張愨特改合入官愨為太湖令以薦者得召見上諭大臣令改秩堂除劇縣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一縣得良令則百姓皆受其賜矣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覆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

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　西京留守孟庾為東京留守樵擢知開封府　庚午上與秦檜論川陜財賦上曰將帥漕臣皆當體國為一家士卒固欲拊循民力亦須愛惜豈可妄費也　癸酉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審量濫賞皆顯然暴揚前日之過舉蓋害陛下之孝

治望悉罷累降指揮從之先是新知太平州秦梓知泰州王㬇皆以恩倖得官及是次翁希檜旨以為之地繇是二人驟進　三月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初燾自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逮至長安所聞益急燾遽行見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為言和尚原最為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鋭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為我籌之

肅遂為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　辛卯尚書吏部員外郎朱松知饒州以右諫議何鑄奏其懐異自賢也　丙申大金賀正旦使蘇符自東京歸初洪晧既拘冷山希尹問以所議十事晧折之希尹曰汝性直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莫將繼來議不合囚之涿州事復變符至東京虜人不納乃還　夏四月丁未知建康府溧水縣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

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朝正到官二年招集歸業人戶萬餘磨出隱漏税賦四萬貫石匹兩委有顯效乞稍加試用以風能吏上召對既而謂秦檜曰近時縣令以政績被薦往往别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還任庶久則民安其政乃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　癸丑右承議郎范振上書論雇募耆戶長等十事乙卯上謂輔臣曰朕昨夕閲振書所論皆民間利病其言多可采遂以振知南安軍振建陽人也　壬戌東京副留守劉錡入辭上命

錡以所部騎司之軍往戍又益以殿前司兵三千人諸軍家屬皆留順昌就糧惟精兵分戍陳汴　乙丑淮西宣撫使張俊乞免其家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每歲特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為子孫之福俊皇悚力辭賜絹俊喜殖產其罷兵而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　庚午詔復置四川諸州學官員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知紹興府　五月甲申詔
徽宗皇帝御製閣以敷文為名　丙戌金都元帥宗弼
入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初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既廢
偽齊乃言不如因以河南地錫與大宋宗弼力不能爭
及昌誅宗弼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遂分
四道入冦命聶呼貝勒出山東薩里罕冦陝西李成冦
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孔彦舟酈瓊趙榮
抵汴至是犯東京遂命使持詔徧抵諸郡知興仁府李

師雄知淮寧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欵矣　金人陷拱州守臣王𧦬死之敵薩里罕趨永興軍陜西州縣僞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　丁亥東京副留守劉錡至順昌府　金人陷南京葛王褎以數千騎至宋王臺留守路允迪朝服出城見之遂送允迪于汴京或曰允迪至汴京七日不食死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州張恂遣人告急　權知永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人長安陷關中震動知

陜府吳琦城守以拒金人郝遠遣人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之斬其使　己丑直龍圖閣陳桷守太常少卿時上將用桷問其所在秦檜不樂之繆以同姓名者為對曰見從韓世忠軍為參謀上笑曰非也桷佳士豈肯從軍耶遂召用　金人陷西京權留守李利用弃城遁　庚寅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

見規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夜四鼓纔至城下旦得報敵騎入陳距順昌三百里闔城惶惑錡遣官屬與規議斂兵入城為捍禦計人心稍定　辛卯詔以鎮江府所籍酈瓊水陸田四十三頃賜李顯忠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畧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惟孫

渥吳璘隨胡世將在河池世將倉卒召諸帥議出師楊政及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吳璘抗聲言曰和尚原殺金平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實失言不宜居幙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　是日統

領軍馬李寶與金人戰于興仁府境上殺數百人獲其馬甚衆寶岳飛所遣也　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或曰去則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徐為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錡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彦守南門杜杞

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採於是軍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缺錡取偽齊所作寅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代芘籬笆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自河池赴寶雞河南以捍寇遣楊政郭浩為之聲援先是世將屢奏乞速徙右護軍之屯陜右者還屯蜀口不報丁酉始詔世將日

下抽回　己亥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為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制官李貴步諒之軍隸之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金人犯陝西故也又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俊所得指揮　辛丑提舉醴泉觀鄭億年乞在外宫觀改提舉亳州明道宫初邊報至行在從官會于都堂工部尚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秦檜以

為識已也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命　是日金人犯鳳翔府之石壁寨吴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舍赫貝勒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内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别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　壬寅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戸阿哈薩等二人詰之云

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褎及龍虎大王軍併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眞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　六月甲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爲太保封英國公淮西宣撫使張俊爲少師封濟國公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爲少保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樞

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烏珠薩里罕令須之河南陝西應南北官員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倡義生擒烏珠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第宅一區至如薩里罕資性貪愚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為李世輔擒縛博頰求哀僅脫微命尚敢驅率其衆復犯關陜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　丙午給事中兼侍講馮檝提舉亳州明道宫金人叛盟秦檜以其言不讎甚懼一日

謂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明日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須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上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檝云適觀天意檝必被逐即引疾求去乃有是命　戊申東京副留守劉錡為樞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敵衆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氈

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將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衆既而報金都元帥宗弼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適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稍振雖多

寡不侔然有進無退無敵營近在三十里而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被敵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敵遂侵兩淮震動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為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為然求欲效命　己酉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揚政以書遺薩里罕約日合戰其略曰璘等聞之師出無名古之所戒大金皇帝與本朝和好復歸河南之地朝廷戒飭諸路安靜邊界不得生事諸路遵禀朝

廷約束不敢毫髮有違今監軍忽舉偏師侵暴疆場人神共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將帥義當竭誠報國保捍生靈已集大軍約日與監軍一戰薩里罕於是遣鶻眼郎君以三千騎直衝我軍都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縣城守薩里罕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師顏等攻扶風拔之生擒金敵一百十七人首領三人別遣裨將擊鳳翔西城外敵寨薩里罕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陣二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

庚戌工部尚書廖剛與外任剛以事積忤秦檜右諫議大夫何鑄等即共劾剛幸朝廷之有警復肆譊譊以惑縉紳故有是命尋以剛提舉亳州明道觀　壬子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平明敵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賊先攻東

門錡出兵應之賊敗退烏珠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五人為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敵諸將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叛將孔彦舟酈瓊趙榮輩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

鬬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
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時彼力疲而氣索錡
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
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撙韓直皆被
數矢戰不肯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鬬入敵陣中斫以
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于濠者敵大敗殺其衆五
千横屍盈野烏珠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
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刼之上

下皆不寧處乙卯順昌圍解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俾錡擇利班師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宗弼至泰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褎守歸德府常守許州翟將軍守陳州宗弼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丙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牛臯及金人戰于京西敗之　戊午右承事郎陳鼎降一官鼎上書言敵敗盟秦檜怒言者因論鼎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

以昺知德興縣　己未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
鄭建充等集鄜延環慶之兵攻金人于醴州敗之復醴
州　壬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以父居明卒去位　甲
子權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拒金人于青溪嶺郤
之初薩里罕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璘楊政夾渭河而
陣璘駐兵大虫嶺薩里罕自登西平原覘之曰善戰者
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自涇原路欲走邠州
於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略使

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㢸拒敵於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謂浩素非臨行陣之人難以責成即遣彥及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鄭師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虜戰蒿谷吳頭麻務屯之間金人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薩里罕自將鋭兵攻青溪汲㢸戰敗弃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㢸斬於軍前以徇彥率兵迎金人戰盤堠兔耳敗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　乙丑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子忞罷先是江西漕司負月樁錢詔總領官曾

慥劾罷子忞行部取漕吏繹之慥言于朝故罷子忞再使湖北先聲入境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于馬前子忞為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為當然子忞按部所至立大牓於前云久負抑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當世士

安國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子忞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能若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為過後乃信服子忞再以毀去自是閒居十九年　初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前計事至是若虛見飛于德安府諭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丙寅湖北京西宣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人戰于陳

蔡之間敗之　上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於兵事至於器械亦精思熟講昨造大鏃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又造鋭首小鎗初亦未以為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于順昌城下破敵正為此鎗也

戊辰川陜宣撫司左統領官曹成自汧陽襲金人于天興縣敗之　庚午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賊鋒烏珠遁

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鉞即日降制既又遣中使撫問
上賜札有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京東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嵬將成閔北伐遇金人于
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人于沂河死者甚衆
奪其舟二百　福建路宣撫大使張浚言臣竊念自羣
下決回鑾之計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
出上策還梓宫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
則我德敵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寖微異時釁

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
警悟敵懷反復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
轉禍爲福用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
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勲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
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舡利害上嘉浚之忠遣中使奬諭
浚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丙子詔三衙管軍及觀察使以上各舉智勇猛
略才堪將帥者二人　戊寅上曰狂敵犯境諸軍不免

調發盛夏劇暑朕蔭大厦御絺綌猶不能勝其熱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冑每念薰灼之苦如切朕躬可降詔撫問慰勞之　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及金人戰于涇州敗之初薩里罕既為王彦所却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為陣乘敵壁壘未定奮兵掩殺自巳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衆金人敗走　甲申上曰諸將進兵所在克捷正恐狃於屢勝士寖以驕可下詔飭其嚴整行伍明遠斥堠蓄力養威以俟大舉勿爭尺寸

之利期以殄滅金師而已上又曰金人雖讎敵苟知效順何以多殺為馬欽等初歸朕貸而不殺劉光世屢以為言既而女真契丹燕人來歸者益衆光世方悟朕意至今諸軍往往收以為用令交兵之際正宜多方撫納使知内嚮　是日田晟及金人再戰于涇州敗績金人雖幸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郡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為防秋之計保險以自固矣　丙戌

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降其守閭門宣贊舍人馬秦　壬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張憲傅選及金將韓常戰于潁昌府敗之復潁昌　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皐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戰于淮寧府又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　丁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趙鼎責授祕書少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初鼎罷郡還邵興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

丞王次翁劾𥩳右諫議大夫何鑄亦再疏論之乃有是
命　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郝晸張應韓清克鄭州
京東淮東宣撫司統制官王勝克海州生執守將王
山韓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
荷鋤而觀　戊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
撫使劉光世聞酈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南京進士蔡
輔世同往招之瓊不啓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
是光世引軍還太平州而俊以大軍至城父都統制王

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之謂葛王褒曰夜义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時俊軍戌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己亥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沿淮制置使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帥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

進兵乘敵虛而擒召鎬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龜鑑曰敵至宿亳王德得以破其營敵至穎昌岳飛得以殺其將或捷於鳳翔或捷於寶雞或捷於扶風又皆吳璘楊政保蜀守蜀之功而敵之回軍直趨濠州我諸將得以聯兵制之當是時也無一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蓋不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敵前此不善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無前吾觀金將告烏珠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而敵兵望見王師且曰此順昌旗幟也亟退避之除兇雪恥此蓋可乘之機也撫機不發何為也耶

庚子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右諫議大夫何鑄章再上遂有是命制略曰朋姦罔上惡殆並於共兜專利擅權罪實侔於楊李　秋七月癸卯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聚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偽河南尹李成弃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安軍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　戊午上曰朕常與諸將論兵諸將皆謂敵人鐵騎馳突若在

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孟子曰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勝負顧人心如何耳茍
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將皆不以為然
今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
語　己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宗弼戰于郾城
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
欲擒宗弼不獲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庚戌永
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人戰于長

安城下敗之　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絶敵歸路

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政編可採也　乙卯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金人戰于頴川府敗之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嚮旗靡轍亂飛望之口呿而

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渡淮赴行在於是頴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為金人所取議者惜之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為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於是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八月壬申降詔提舉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喻樗陳剛中令吏部與合入差遣凌景夏樊光遠與外任差遣毛叔度與對移一般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罷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

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邵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為閬州州學教授叔度為嘉州司戸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　乙亥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外閔身被三十餘創世安亦腔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賞之别將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譚城縣敵溺死者甚衆　丙子劉昉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昉為秦檜所喜故旋用之　戊寅知

陝州吳琦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刼金人中條山寨敗之獲馬二十匹翊日又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毛罕

庚辰金人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泇口鎮敗之是日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千秋湖陵遇金人所遣酈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犯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興遣鋭士自他門出擊之成敗走　癸未上與宰執論戰

守之計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强守則為弱但當臨機應變而已　丙戌祕閣修撰新知邵州張九成落職以御史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艱不赴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揚沂中潰軍于宿州　壬辰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擊金人于盩厔縣東敗之　甲午川陜宣撫司同統制邵俊統領王喜遇金人于隴州汧陽縣牧羊嶺敗之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

事宰相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丁未楊政軍同統領楊從儀劫金人于鳳翔府城南寨獲戰馬數百　戊申金人復入西京先是李成數為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宗弼得蕃漢軍數萬興度衆寡不敵棄城去寓治于永寧之白馬山　己酉上諭大臣曰朕昨面諭岳飛

凡為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當較功賞彼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所為至於朝廷待大將亦自有禮如前日邊報之初除諸將便加師保豈必待有功乎時飛已至行在故上訓及之　庚戌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　癸丑楊政軍統制官楊從儀邵俊統領王喜敗金人于汧陽　辛酉臨安府火延燒省部倉庫　冬十月丙戌河北路統制李寶至楚州時韓世忠在楚州寶與其徒歸之世忠大悅　己亥龍圖閣直

學士范沖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落職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何鑄論二人之罪故有是命　庚子熙河經略司將領惠逢與虜遇于野龍河敗之　十一月戊申金將哈希自潼關出犯陝州守臣吳琦擊却之哈希羅索孫也　鳳翔府同統制楊從儀敗金人于寶雞縣　己酉上曰自古為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伐殘忍而可為者烏珠雖强專以殺伐殘忍為事不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為者　福建安撫大使張

浚等奏乞措置賑濟事上曰賑濟本為貧民近世止及城郭而鄉村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戸皆沾實惠矣　乙卯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世將招河東經略使王忠植以所部赴陜西會合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執之以詣敵營敵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出降忠

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敵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可也忠植遂遇害　戊午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臧否不可問力之强弱苟謀之不臧惟知恃力雖或勝亦不足以成功　十二月乙未言者請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上曰諸校智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儻有使令便可抽摘何用薦舉耶兵部侍郎張宗元乞命有司以續降朝旨便人合理者裒為一書以進許之後九年乃成凡四百三十五卷

初李興既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蕃漢數萬衆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敵圍益急士心頗搖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君當以死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為敵汚者當抱是兒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虜遣使賫黄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啓立斬其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之絶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興不可屈乃積山下屯兵積糧為久居之

計興潛遣將士夜焚之成大挫徑歸西京

宋史全文卷二十下